

魔鬼的門徒

譯文叢書

蕭伯訥著

姚克譯

魔鬼的門徒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第一幕

一七七七年，一個沉黑的夜和陰寒的早晨之間的最乏的時辰，在紐漢夏省韋勃司忒勃力及城邊，德敬夫人正在她村屋的灶廳●中坐着。她不是個動人的婦人；在通夜不睡之後，任何婦女都不會容光煥發的；何況德敬夫人的臉，便是在容光煥發的時候也冷森森地刻劃着皺紋，而死板的清教主義●中的盧文縛禮又能在皺紋中蘊蓄一種苛刻的脾氣和可怕的高傲。她是個年老的主婦，工作得很辛勤，但所得到的報酬只不過是她在可厭的家庭中的權力和憎惡，此外就是她在鄰里間的毫無疑問的好

● 原文 Kitchen and general dwelling room 意思是一個「廚房而兼起居室」的房間。

● 清教主義 (Puritanism) 起源於十六世紀後半反抗英國國立教會 (Church of England) 的清教徒 (Puritans)，以潔身重教，謹守經義為宗旨。

名譽、虔誠和尊重。她的鄰舍依然覺得飲酒和荒唐是這樣地比宗教和正義來得有趣；以至於他們以為「善」就是「克己」。這種「善」的觀念很容易推而及於「克人」。終至於籠統地概括了一切討厭的事。所以，因為德敬夫人是極討厭的，大家就公認她是極善的。她沒有什麼大罪過，享受着完全的放肆，而不犯任何討人喜歡的短處。因此憑着她從沒有犯過第七條●，也從沒有在長老會教堂中缺席過一次禮拜，她實在是全教區中最放縱的婦女，雖然她自己不覺得。

在一七七七這年北美殖民地叛離英國——與其說是牠們的意志，不如說是牠們自己重力的蔚成——的熱情已沸騰到「奔放點」。這奔放點在英國人的理想中變成了「剿平叛亂」和「維持領土」；在美國人的理想中變成了「保障自由」、「抵抗壓迫」和「爲人權而犧牲」。兩方面的理想究竟誰是誰非，這也不必究詰；單是毫無成見地說：這種理想使英美雙方都覺得：他們最高明的辦法唯有多多益善地互相殘殺，企圖達到這個目標的軍事行動因此就發生了，這次戰爭有雙方的教士們虔誠

地禱求上帝賜福給他們自己的將卒，以爲精神上的鼓勵。

在這種局面之下，除這對厭的德敬夫人之外，還有許多別的婦女們坐着一夜不睡，等候消息。她們和她一樣，到將近天亮時，也顧不得焦頭爛額的危險，都衝着爐火睡着了。德敬夫人正在瞌睡，頭上蒙着圍巾，腳擱在一個寬闊的鐵條的爐圍上，爐圍是壁爐上灶臺的邊緣，上面有很大的烘台，鍋和釘着鉸鏈的烤肉架，高高地伸在被煙燻黑的爐臺上邊。那樸實的廚桌正對着爐火，在她身邊，上面置着一個洋鐵燭臺，燃着一枝燭。她的坐椅，和室中其餘的椅一樣，沒有坐墊，也沒有上過油漆，但牠的靠背是弧形而有欄條的，牠的座身是照着坐者身體的曲線而造的，比較是室中最高貴的椅子了。這間灶廳有三個門，一個和那壁爐在一面，靠着牆角，可以通到屋中最好的臥室；另一個門在對面牆壁的那一邊，可通盤碟洗滌室；此外就是那扇大門，在前壁正中的窗和臥室門邊的牆角之間，門上有搭指，巨額和笨重的木門。大門和窗之間有一排掛鈎，演擇的觀察者可以推知這屋中的男子都不在家，因爲掛鈎上並無帽和大褂。在窗的那一邊，一個時鐘掛在釘上，白木的鐘面，黑鐵的鐘錘，黃銅的鐘擺。在這鐘和牆角之間，有一架鎮着的大碗碟櫥，坐在一架滿裝着普通陶器的矮「櫥具櫃」上面。

在壁爐對面的門和牆角之間，靠著牆有一個醜惡不堪的黑色的馬鬃沙發。向這吱吱作聲的沙發上仔細一看，就可以知道德敬夫人並不是獨自在屋裏。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正在上面睡着。她看去是個又野又怯的小姑娘，黝黑的頭髮，黃黃的皮膚。她單薄的外衣是破的，顯着風雨剝蝕和果汁的痕跡，而且並不整潔。這外衣很寬鬆地罩在她身上，再參酌她機黃的腿和赤着的腳，可以推想她並沒穿許多內衣。

忽然門上有叩門聲，但這聲響還不夠驚醒屋中睡着的人。然後，有敲門聲，稍微把德敬夫人驚動了一下。最後，那敲門者試着扒開門上的搭梢，於是德敬夫人立刻驚跳起來。

德敬夫人（威嚇地）你，你為什麼不去開門？（她見這女孩睡得正濃，就暴躁地怒喊着）

嚇，要命這真是——（推着她）醒來，醒來，你聽見沒有？

女孩：（坐起）什麼事？

德敬夫人：醒罷，還不自己覺得慚愧，你這沒心肝兒的罪過東西。你的父親在墳墓裏還沒
有涼哪，你就會睡得這樣死！

女孩：（朦朧地）我並不要睡。我聽着了——

德敬夫人：（搶着說）呀，不錯，我說你總有許多推托。噤着了！（兇厲地，那時叩門聲又起）幹麼你不起來開你伯父。進來，我已經坐着等了他一夜啦！（她粗猛地把她從沙發上推開）得啦！我來開門，教你等着不睡有什麼用處！去把爐火生得旺些。

這女孩，又嚇又苦，走到壁爐前，添上了一塊木柴。德敬夫人去了門，開了門，放進了天明時的三分清新和七分峭寒到這悶氣的灶廳裏，同時也放進了她第二個兒子，克利司底。他是個又胖又蠢，美髮而圓臉的，二十二歲上下的人，圍着方格布的圍巾，穿着灰色的大氅。他冷得發顫，急忙跑到壁爐前，攏下那扇大門給德敬夫人去關。

克利司底：（在爐前）哧——哧——哧！可真冷。（瞥見這女孩，呆呆地向她瞪着）呀，你是誰？

女孩：（羞赧地）愛茜。

德敬夫人：呀，不怪你要問。（向愛茜）孩子，既然你的情感不夠使你清醒，你倒是到你房

裏去躺下吧。你的來歷不配你自己的耳朵聽。

愛茜：我——

德敬夫人：（專制地）別回我的話，小姐，只要你照我的話做，顯出你的依順。（愛茜幾乎

要哭了，她在室中穿過走到靠沙發的那扇門。）還有，不要忘了你的禱告。（愛茜走出）
我若是隨便她，她昨天晚上早已沒事似的去睡了。

克利司底：（呆鈍地）可是，你不能希望她像我們家裏人一般地傷悼彼得叔的死。

德敬夫人：孩子，你說的什麼話？她不就是他的親女兒——他的罪惡和醜事的報應嗎？

（她氣憤憤地一屁股坐下。）

克利司底：（瞪着眼）彼得叔的女兒！

德敬夫人：要不然爲什麼她會在這裏？難道你想，就算沒有彼得叔的私生女，單單養大我自己的女兒——不算上你和你那沒有出息的哥哥——還不夠我煩惱的嗎？

克利司底：（向着愛茜走出去的門示意地丟了一眼，以打斷她的話）噓！她許會聽見。

德敬夫人：（提高嗓子）讓她聽見我吧。敬畏上帝的人不怕把魔鬼的產品直呼牠的名目出來。（克利司底對於善惡間的鬭爭漠不關心，只向爐火瞪着眼，取暖。）呸，你像死

猪一般，向着火要躍到幾時？你有什麼消息告訴我？

克利司底：（脫去他的帽和圍巾，走到掛鉤前，正要把牠們掛起來）那牧師會把這消息

告訴你，他快要來了。

德敬夫人：告訴我什麼消息？

克利司底：（蹣起了脚尖掛他的帽——這還是殘留的幼童的習慣——雖然他的身材

已長得很彀得着架上的木釘，以他所報告的事物的性質而論，他的語氣是淡漠而恬靜的）父親也死了。

德敬夫人：（受震地）你的父親！

克利司底：（愠然地回到爐前烤火，他注意着火，不很理會他的母親）哼，這可不是我的

錯兒。我們到納文斯唐城的時候，看見他害病在牀上。起先他竟認不清我們。那牧師打發我走，他獨自坐着陪他。那晚上他就死了。

德敬夫人：（迸出乾怒的淚）呀，我想這下子可真苦了我了——把我苦極了。他的弟弟

一世坍了我們的臺，被當作叛徒而絞死在市場上；你的父親不肯守着本分待在家裏，也跟着出去死在外邊，把一切都丟在我肩上。還先把這女孩子送來費我的手脚！（她煩

惱地把圍巾拉過她的耳——這是罪過，這真是活活的罪過。

克利司底：（頓了一會兒，露着遲滯的快感）無論如何，我想今天早晨的天氣一定會很好。

德敬夫人：（向他怒罵）天氣好！你的父親纔死！孩子，你的情感在那裏？

克利司底：（倔強地）不過我可沒有什麼壞意。我想縱然一個人死了父親，說一聲兒天氣好也不要緊呀。

德敬夫人：（恨毒地）我的兒女們真是我的好安慰！一個兒子是傻瓜，一個是沒救的罪人，丟下了家，去和私販，及泊賽人●流氓們鬼混，世界上的廢料！

有人叩門。

克利司底：（並無舉動）這是牧師。

德敬夫人：（尖利地）得了，你要開安德生先生進來不？

● 及泊賽人 (Gypsies) 是系出於印度的一種高加索種的流浪民族，散居於歐美各地，大都以竊盜，賣卜，補鍋等業爲生。

克利司底忸忸地走到門口，德敬夫人把手捧着臉，因為她必須要哀毀逾常，纔是做寡婦的本分。克利司底開了門，讓安通你。安德生牧師進來。他是個智點和藹，幹練的長老會牧師，約摸五十歲年紀，氣宇之中含有他職務上的權威。但這完全是塵世上的權威，被一種調和的理智的態度柔和地調劑着，這種態度却並無怎樣純粹的出世的暗示。他是個強健的人，有一個粗而紅潤的頸項；他的敏銳而愉快的口有豐厚的唇角。毫無疑義的，他是個完善的鄉村牧師，但仍然是個最善於處世的人，也許有些歉然地自覺他在塵世上的應付已超過了一個純正的長老會徒所應當的。

安德生：（在門口向克利司底說，一面望着德敬夫人，一面脫斗篷）你告訴她沒有？
克利司底：她逼着我說。（他開了門，打呵欠，沒精打采地趑趄向沙發坐下，一會兒已瞌睡着。）

安德生同情地望着德敬夫人，然後把帽和斗篷掛在掛鉤上，德敬夫人拭乾了淚向他仰望着。

安德生：姊妹，上帝對您下了很重的手。

德敬夫人：（懷着很反抗的容忍）我想這許是他（指上帝）的意志，我也只得忍受。但我

覺得這一下實在是苦辣的。貼默賽（她丈夫的名字）爲什麼事要到司泊林唐城去，教人家想起他同那絞犯（指夫弟彼得）的關係？——（毒怨地）這纔是活該，假使一個人是該死的！

安德生：（柔和地）他們是弟兄，德敬夫人。

德敬夫人：從我們結婚之後，貼默賽從沒有承認過他是他的弟兄；他是太敬重我了，所以不肯承認這樣的弟兄，來辱沒我。假使貼默賽受絞刑，你想像彼得這樣自私自利的壞蛋肯趕三十哩路去看他嗎？三十碼都不肯，決不是他這種人。但是我只得盡力背起我的十字架。越少說話越好。

安德生：（很嚴肅地，走到爐前以背向火站着）德敬夫人，執行絞刑的時候，您的長子也在場。

德敬夫人：（厭惡地驚異着）力佳得？

● 耶穌是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引申爲「背離」的象徵。「背起十字架」這句話見新約馬太福音十六章二四節，就是「忍受苦難」的意思。

安德生：（點頭）不錯。

德敬夫人：（洩恨地）讓這個給他做一個警告。他自己也許會有這樣的收場，這極惡的荒唐的，沒有上帝的——（她忽然停頓，她的聲音變低了；她含着顯然的恐怖，問着）貼默賽瞧見他沒有？

安德生：瞧見的。

德敬夫人：（屏息着）怎樣？

安德生：他不過在人羣中看見他；他們可並沒有說話。（德敬夫人，如釋重負，喘了一口屏着的氣，重新舒適地坐着）您的丈夫見他兄弟的慘死，很受感觸。（德敬夫人冷笑。）安德生稍微有些憤憤不平，接着問她）可是，德敬夫人，這是不是當然的呢？在那時，他對他的敗子（指力佳得）也心軟了。他教人找他去見他。

德敬夫人：（重新驚駭起來）找力佳得！

安德生：不錯；不過力佳得不肯來。他回了個信給他父親；但我却不願意說，這是個罪過的信——可怕的信。

德敬夫人：怎麼樣？

安德生：他說不論在生前或死後，他甯可追隨他萬惡的叔父，而向他善良的父母反抗。

德敬夫人：（怨毒地）他一定要因此而受天譴，他一定要因此而在生前死後都受天譴。

安德生：那●我們可管不着，德敬夫人。

德敬夫人：安德生先生，我何嘗說我們管得着呢？我們只聽說惡人是要受譴的。假使那些

任性愛憎，侮良慢善，褻瀆聖訓的人和我們一些區別也沒有，那麼我們何必盡我們的本分而守上帝的誠律呢？

安德生：可是，力佳得的塵世上的父親●已寬恕他了；而他的天上的審判者●是我們大家的天父呀。

德敬夫人：（忘其所以地）力佳得塵世上的父親是個懦怯的——

安德生：（震駭地）呀！

德敬夫人：（帶一些慚愧）可是，我是力佳得的母親。既然我反對他，誰有權利幫他？（試着與他妥協）怎麼不請坐，安德生先生？我早就該請您坐；可是我心緒那麼亂。

● 描天靈 ● 描德敬夫人的丈夫 ● 描上帝

安德生：謝謝您。（他在爐旁搬了一張椅，把他轉了過來，這樣他才可以舒服地向火坐下，

坐下之後，他接着說，說時帶着一個自知開始談判困難問題的人的語氣）克利司底已把新遺囑告訴您沒有？

德敬夫人：（她所有的恐怖又回復了）新遺囑！貼默賽曾經——？（她突然停頓，喘着，不

能說完這句話）

安德生：不錯，在臨終時候，他改變了他的意思。

德敬夫人：（暴怒得臉都白了）難道你縱容他剝削我不成？

安德生：我沒有權利禁止他把他自己所有的傳給他自己的兒子。

德敬夫人：他自己並沒有什麼。他的錢都是我賠嫁帶過來的。照理該讓我自己來支配我的錢和我的兒子。若是在我面前，他決不敢做出這事；這是他自己所深知的。怪不得他像賊似的私下走開，想借法律的力量瞞着我立下新遺囑。安德生先生，你更應該慚愧——你，傳道的牧師——幫着他構成這樣一個罪惡。

安德生：（起立）你在初度悲苦的哀悼中說的話，我不願見怪。

德敬夫人：（輕蔑地）哀悼！